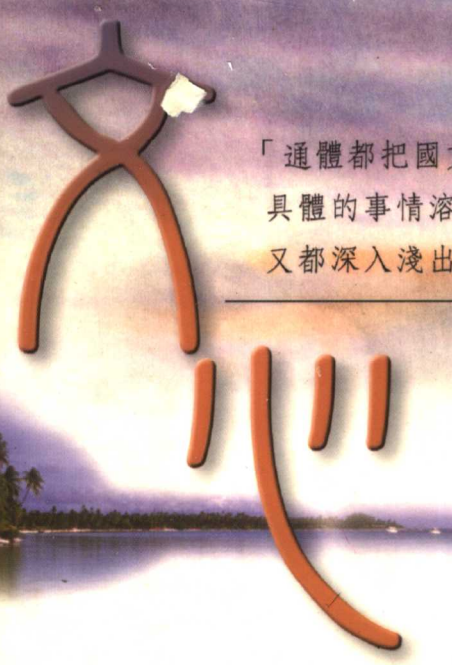




「通體都把國文的抽象的知識和青年可以遇到的具體的事情溶成了一片。寫得又生動、又周到，又都深入淺出。的確是一部好書。」——陳望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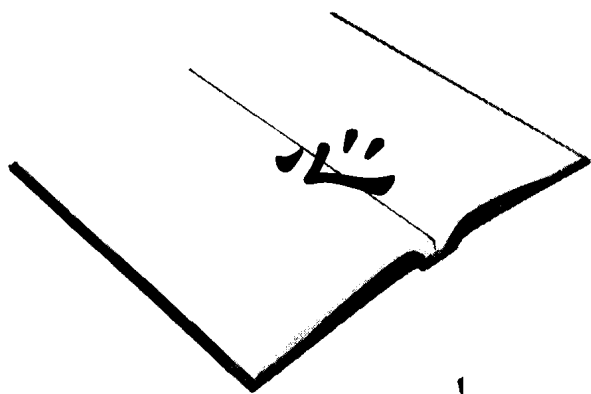
夏丏尊、葉聖陶◎合著



青少年經典品讀 06

夏丏尊、葉聖陶 著

文



尼羅河書房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心 / 夏丏尊、葉聖陶 合著。

--初版。 --台北市：尼羅河。2001[民 90]

面： 公分。 -- (青少年經典品讀 06)

ISBN 957-0444-32-0 (精裝)

1. 中國語言—論文, 講詞等 2. 國文—教學法

802.07

89020085

青少年經典品讀 06

文心

定價：250 元

著 者 夏丏尊、葉聖陶

發行人 潘彥仰

執行編輯 趙自強

封面設計 吳玟瑛

出 版 尼羅河書房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4 弄 11 號 1 樓

Tel: (02)8369-2938 Fax: (02)2363-1063

總經銷 旭昇圖書有限公司

Tel: (02)2245-1480

Fax: (02)2245-1479

I S B N 957-0444-32-0

印 刷 鼎易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版 次 2001 年 1 月 初版一刷

Print in Taiwan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序一

這部《文心》是用故事的體裁來寫關於國文的全部知識。每種知識大約占了一個題目。每個題都找出一個最便於襯托的場面來，將個人與社會的大小時事穿插進去，關聯地寫出來。通體都把國文的抽象知識和青年日常可以遇到的具體事情溶成了一片。寫得又生動、又周到、又都深入淺出。的確是一部好書。

這部好書是巧尊和聖陶兩位先生特為中學生諸君運用他們多年教導中學國文的經驗寫成的，什麼事應該說以及怎麼說才好懂，都很細心地注意到，很合中學生的脾胃。我想中學生得到此書，一定好像逢著什麼佳節得到親眷特為自己備辦的難得的盛餐一般。

這裡羅列的都是極新鮮極衛生的吃食，青年諸君可以放心享用，不至於會發生食古不化等病痛。假使有一向胃口不好的也可藉此開胃。

以前也曾有過用「文心」這兩個字作書名的書，叫作《文心雕龍》，那是千把年前的劉勰作的，也是一部講國文知識的書。也許在子淵的舊書箱裡可以找得著，但是如果你們找來放在自己的書架上，枚叔看見，一定又要來一句「了不得」。我家裡也藏著版本不同的好幾部，從未拿給還在中學讀書的兩個女兒看。

世界總是一天一天的進步，好像你們總是一天一天的大起來，進步起來一樣。即就國文的知識來說，我們作中學生的時候所受的，不是一些繁繁碎碎，像從字紙簍裡倒出來的知識，就是整部的《詩經》、《書經》、《易經》、《禮記》，從陳年老書箱裡搬出來，教我們讀了作聖賢的。哪裡有這樣平易近人又極有系統的書？即使找出幾本古人寫的，例如《文心雕龍》吧，也是古人說古文的。有些我們急於要曉得的，他們都還不曾想到。就像這部《文心》裡面說的文法之類，那位作《文心雕龍》的劉勰就連夢裡也還未曾夢見呢。

我們應謝謝巧尊、聖陶兩位先生，替青年們打算，把現在最進步的知識都苦心孤詣地收集了起來，又平易地寫出來，使我們青年也有機會接近它。

陳望道

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



序二

記得在中學時，偶然買到一部《姜園課蒙草》，一部彪蒙書室的《論說入門》，非常高興。因為這兩部書都指示寫作的方法。那時的國文教師對我們幫助很少，大家只茫然地讀、茫然地寫；有了指點方法的書，彷彿夜行有了電棒。後來才知道那兩部書並不怎樣高明，可是當確得了些好處。——論讀法的著作，卻不曾見，便吃虧不少。按照老看法，這類書至多只能指示童蒙，不登大雅。所以真配寫的人都不肯寫；流行的很少像樣的，童蒙也就難得到實惠。

新文學運動以來，這一關總算打破了。作法、讀法的書多起來了，大家也看重起來了。自然真的還是少，因為這些新書——尤其是論作法的——往往泛而不切；假如那些舊的是餽釘瑣屑、束縛性靈，這些新的又未免太無邊際、大而化之了——這當然也難收實效。再說，論到讀法的書也太少；作法的偏畸的發展，容易使年輕人誤解，以為只

要曉得些作法就成，用不著多讀別的書。這實在不是正路。

丐尊、聖陶寫下《文心》這本「讀寫的故事」，確是一件功德。書中將讀法與作法打成一片，而又能近取譬，切實易行。不但指點方法，而且著重訓練，徒法不能自行，沒有訓練，再怎麼好的方法也是白說。書中將教學也打成一片，師生親切的合作才可達到教學的目的。這些年頗出了些中學教學法的書，有一兩本確是積多年的經驗與思考而成，但往往失之瑣碎，又側重督責一面，與本書不同。本書裡的國文教師王先生不但認真，而且親切。他那慈祥和藹的態度，教學生不由得勤奮起來，彼此親親熱熱地討論著，沒有一些浮囂之氣。這也許稍稍理想化一點，但並非不可能的。所以這本書不獨是中學生的書，也是中學教師的書。再則本書是一篇故事，故事的穿插，一些不缺少；自然比那些論文式綱舉目張的著作容易教人記住——換句話說，收效自然大些。至少在這一件事上，這是一部空前的書。丐尊、聖陶都做過許多年的教師，他們都是能感化學生的教師，所以才寫得出這樣的書。丐尊與劉薰宇先生合寫過《文章作法》，聖陶寫過《作文論》。這兩種在同類著作裡是出色的。而現在這一部卻是他們的新發展。

自己也在中學裡教過五年國文，覺得有三種大困難。第一，無論是讀是作，學生不容易感到實際的需要。第二，讀的方面，往往只注重思想的獲得而忽略語彙的擴展、字句的修飾、篇章的組織、聲調的變化等。第三，作的方面，總想創作，又急於發表。不



感到實際的需要，讀和作都只是奉行功令；自然免不了敷衍、遊戲。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訓練，所獲得的思想必浮光掠影。因為思想也就存在語彙、字句、篇章、聲調裡；中學生讀書而只取其思想，那便是將書裡的話用他們自己原有的語彙等等重記下來，一定是相去很遠的變形。這種變形必失去原來思想的精彩而只存其輪廓，沒有什麼用處。總想創作，最容易浮誇、失望；沒有忍耐而求近功，實在是苟且的心理。本書對於這三件都已見到；除讀的一面引起學生實際的需要，還是暫無辦法外（第一章，周枚叔論編中學國文教本之不易），其餘都結實地分析、討論，有了補救的路子（如第三章論作文「是生活中間的一個項目」，第九章朱志青論文病，第十四章王先生論讀文聲調，第十七章論「語彙與語感」，第二十九章論「習作創作與應用」）。此外，本書中的議論也大都正而不奇、平而不倚，無畸新畸舊之嫌，最適於年輕人。譬如第十四章論讀文聲調，第十六章論「現代的習字」，乍看彷彿復古，細想便知這兩件事，實在是基本的訓練，不當廢而不講。又如，第十五章論無別擇地迷戀古書之非，也是應有之論，以免學生鑽入牛角尖裡去。

最後，想說說關於本書的故事。本書寫了三分之二的時候，丐尊、聖陶做了兒女親家。他們倆決定將本書送給孩子們做禮物。丐尊的令媛滿姑娘，聖陶的令郎小墨君，都和我相識；滿更是我親眼看見長大的。孩子都是好孩子，這才配得上這件好禮物。我這

文心

6

篇也說算兩個小朋友的訂婚紀念吧。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北平清華園

朱自清



7

序一	001
序二	003
一、「忽然作了大人與古人了」	011
二、方塊字	020
三、題目與內容	026
四、一封信	035
五、小小的書櫃	041
六、知與情與意	048
七、日記	056
八、詩	063
九、「文章病院」	071
十、印象	082
十一、詞的認識	090
十二、戲劇	101

文心

8

十三、觸發	109
十四、書聲	116
十五、讀古書的小風波	128
十六、現代的習字	140
十七、語彙與語感	150
十八、左右逢源	158
十九、「還想讀不用文字寫的書」	165
二十、小說與敘事文	176
二十一、語調	185
二十二、兩首〈菩薩蠻〉	195
二十三、新體詩	204
二十四、推敲	217
二十五、讀書筆記	226
二十六、修辭一席話	236
二十七、〈文章的組織〉	245

文心 · 文心 · 文心 · 文心 · 文心 · 文心 · 文心 · 文心



二十八、關於文學史	255
二十九、習作、創作，與應用	262
三十、鑒賞座談會	271
三十一、風格的研究	281
三十二、最後一課	293



一、「忽然作了大人與古人了」

正午十二時的下課鐘才打過，H市第一中學門口蜂也似地湧出許多回家吃午飯去的學生。女生的華麗的紙傘，男生的雪白的制服，使初秋正午的陽光閃耀得愈見明亮。本來行人不多的街道，突然就熱鬧起來。

「從今日起，我們是初中一年生了。上午三班功課，英文仍是從頭學起，算學還是加減乘除四則，都沒有什麼。只有國文和我們在高小時大不同了，你覺得怎樣？」周樂華由大街轉入小巷，對同走的張大文說。

「我也覺得國文有些繁難。這恐怕不但我們如此，方才王先生發文選時，全級的人看了似乎都皺著眉頭呢。」

「這難怪他們。我和你在高小時對國文一科總算是用功的，先生稱讚我們倆在全年級中理解力最好，尚且覺得夠不上程度。」

「今天發出來的兩篇文選，說叫我們預先自習。我方才約略看了幾處，不懂的地方正多哩。你或者比我能多懂些吧。」

「哪裡哪裡。反正今天是星期一，王先生方才叫我們在星期三以前把那篇白話體的〈秋夜〉先預備好，還有一天半工夫呢。我回去慢慢地預備，真有不曉得的地方，只好去問父親了。」

「你有父親可問，真是幸福。我……」失了父親的大文，不禁把話咽住了。

「我的父親與你的父親有什麼兩樣？你不是可以常到我家裡去，請我父親指導的嗎？今晚就去吧，我們一同把第一篇先來預備，好不好？」——呀，已到了你家門口了。我吃了飯就來找你一同上課去。下午第一班是圖畫嗎？」樂華安慰了大文，急步走向自己家裡去。

周樂華與張大文是姨表兄弟，兩人都是十四歲。周樂華家居離H市五十里的S鎮，父親周枚叔是個中學教師，曾在好幾個中學校裡擔任過國文功課。新近因為厭棄教師生涯，就在H市某銀行裡擔任文牘的職務。

暑假時樂華在S鎮高小畢業了，枚叔因為鄉間沒有中學，自己又在銀行裡服務，不能兼顧S鎮的家，就將全家移居H市，令樂華投考第一中學初中部。張大文原是H市人，自幼喪父，他的母親因大文身體瘦弱，初小畢業後，即依從醫生的勸告和親戚間的商議，令其轉入鄉間的S鎮小學校去住讀，只在年節暑假回到H市來。鄉居兩年，大文在高小畢業了，身體也大好了，便留在H市與樂華同入第一中學。兩人既是親戚，兩年以來又



同級同學，情誼真同兄弟一樣。

下午課畢後，樂華與大文去作課外運動。闊大的運動場，各種各樣的運動器具，與鄉間高小的幾有天淵之差。兩人汗淋淋地攜了書包走出校門，已是將晚的時候了。

樂華走到家裡，見父親早已從銀行回來了。檐下擺好了飯桌凳，母親正在廚下，將要搬出碗盞來。

「今天上了幾班課？程度夠得上嗎？好好地用功啊！」吃飯時枚叔很關心地問樂華。

「別的還好，只是國文有些難。」

「大概是文言文吧，你們在小學是只讀白話文的。」

「不但文言文難懂，白話文也和從前的樣子不同。今天先生發了兩篇文選，一篇白話的，一篇文言的。白話的一篇是魯迅的〈秋夜〉，文言的那篇叫作〈登泰山記〉，是姚……做的。」

「姚鼐的吧。這個『鼐』字你不認識吧。姚鼐安徽人，是前清有名的文章家。」

「先生交代，在星期三以前要把這兩篇文章預備好呢。」

「吃了飯好好去預備吧。不懂的地方可問爸爸，現在不比從前了。從前爸爸不和你在一起，自修時沒有人可問。」樂華的母親從旁加進來說。

「我也許無法指導呢。」枚叔苦笑。

「為什麼？你不作過多年的國文教師的嗎？」樂華的母親這樣問，樂華也張大了眼睛驚訝地對著父親。

「惟其作過多年的國文教師，所以這樣說。一個孩子從小學升入中學，課程中最成問題的是國文。這理由說來很長，且待有機會時再說吧。」枚叔一邊說，一邊用牙籤剔牙。

樂華愈加疑惑。恰好大文如約來了。天色已昏暗，樂華在自己的小書房裡捻亮了電燈，叫大文進去一同預習。枚叔獨自在庭間閒步，若有所想。

兩人先取出〈秋夜〉來看，一行一行地默讀下去，遇到不曾見過的字類，用鉛筆記出，就《學生字典》逐一查檢，生字查明了，再全體通讀，仍有許多莫名其妙的地方。

「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你懂得嗎？為什麼要這樣說？」大文問樂華說。

「不懂，不懂。下面還有呢，『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天空有什麼奇怪的？不懂，不懂。字是個個認識的，連接起來竟會看不明白，怎樣好啊！」樂華皺起眉頭，埋頭再細細默讀。

這當兒枚叔踱進小書房來。